

# 右堆客家地區的拓墾與夥房兩姓堂調查研究

## 第一章 緒論

感謝國藝會連續三年的經費挹注，陸續完成了《追憶的容顏－高雄地區祖宗畫像與畫師的調查研究》、《日治時期移墾區南隆農場的宗教信仰調查研究》、《美濃南隆農場的族群與夥房複姓堂調查研究》，為了收集祖宗畫像，深入每座客家夥房的祠堂：為了理解移墾區南隆農場的宗教信仰，走訪了各個聚落，讓我感受到移墾區的族群分布以及先民輾路藍縷的開墾歷程，當生活漸漸富裕後，住家從早期的穿鑿屋改建成瓦磚的夥房，透過夥房的建築，展現對文風的想望以及耕讀傳家的渴望，更為了慎宗追遠、感念祖先拓墾的不易以及家族傳衍，將家族坎坷的婚姻關係，如實的在夥房的堂號、祖公牌、棟對中展現。但又隨著家族的分家，夥房的解體，祠堂的荒蕪，似乎又一一消失中。

在《美濃南隆農場的族群與夥房複姓堂調查研究》中整理出 113 座的複姓堂，如此高的複姓堂比例，初步調查原因乃此區域為移墾區，讓我不禁推敲，相較於六堆地區，右堆乃為最後移墾的客家聚落，是否也有同等高比例的複姓堂兩姓堂？興起將研究區域擴展的初衷。

研究區域右堆是六堆地區開發及移墾最晚的地區，位於六堆的最西北，長期以來因交通的不便利，是以地形封閉的地理環境，使得居民自給自足，外來文化不易入侵，得以保留豐富與完整的傳統禮俗。因族群人口的擴大而紛紛遷移到新墾的落腳生根，荒蕪之地一變而為肥沃之良田，生民利賴，造福不淺，生活富裕後，紛紛興建夥房，祭祀祖先，榮耀家族。形成地方典型的夥房建築。墾民有從美濃舊部落遷徙；亦有因日治時期採樟腦或移民從北部客家移民至南隆農場、高樹、六龜、杉林、甲仙等拓墾的族群。來自不同區域的客家族群其夥房建築及婚姻關係的對應是否相同，值得深入探討。

走訪客家夥房，寧謐中隨處可見文字符號間所傳遞的古典遺風，在「事死如事生」的觀念下，「慎終追遠」更成為中華民族一脈相承的優良傳統。此種表現在家庭、宗族的活動中，即是處處可見的各姓家廟。右堆客家先民在渡海來臺落地生根後，為了緬懷祖先、不忘桑梓，特地建立各姓祠堂，此祠堂不僅供奉歷代

祖先牌位，且為宗族聚會之場所，具有凝聚族人共識情感，以團結合作的宗族意義。而右堆客家地區祠堂數量之多，幾乎遍布全區。蓋由於人口繁衍甚眾，獨立夥房不斷分出支房；此支房亦在人丁繁衍之後，再回原祖堂分香回來祭祀，家族的郡望堂匾也隨之表彰在廳下門楣上頭。這些匾聯與堂號，正是一個家族組織和宗法制度的形成過程。

三年的田野中，看著夥房的凋零以及各立門戶，深怕「兩姓堂」、「三姓堂」、「複姓堂」等將只是歷史脈絡中的過往名詞。

是以，迫在眉睫，在三年來的基礎之上，再深入爬梳，將右堆客家地區因開發遷徙而來的客家人以及少部分的閩南族群做深入調查，並普查融入客家習俗建立夥房數量，夥房中更特殊為數不少的兩姓堂、三姓堂等定位調查，並深入訪談家族成員，從中理解其成因以及子孫如何因應世俗的眼光而榮耀家族。

一直都有學者認為，神主牌位供奉在夥房的正中央，住在夥房內的人，一定是有相同血液關係的祖先。但根據筆者調查，並不盡然。南隆地區就有幾座「夥房」，他們的來台祖，並沒有血緣關係，從唐山相約渡台開墾並義結金蘭，平時在生活上相互扶持和照顧，等開墾有成後，確定落腳美濃時，就共同建造了一座兩姓堂的「夥房」，各居左右，後代也都和睦相處，與一般招贅式有血緣的「兩姓、三姓堂夥伴」不同。又據《美濃鎮百家姓》作者黃森松先生說：美濃有兩姊妹招贅後結合之夥房，若以重男輕女的傳統來說是「同夥不同爨」。

來自不同區域的族群在這裡建立夥房，其形式及祭祀空間是否相同，值得深入探討。面臨不同社群與族群的融合與調適時，互相影響的程度到底有多少？社會變遷下農村經濟、社會結構、教育程度、婚姻關係都與時俱進，慎宗追遠的祖先崇拜有何改變？由於祠堂內文字符號甚多，本文以採集祠堂堂號、門聯以及棟對為主，透過對宗廟祠祀的溯源，以了解文字符號在祠堂中所呈現的文化意義，並由此探求人文活動的歷史價值。亦是本研究想探討的主題。移墾區的兩姓堂夥房調查研究，兩姓堂，或是三姓堂，將祖先的源流及婚姻狀況彰顯在祠堂的門楣上，不僅告訴子孫，更昭告天下，不以為恥，而是慎宗追遠。透過口述歷史，想採訪其家族成員對先祖的婚姻看法，形成原因了解程度，後人怎麼看？都將整理於研究報告中分析呈現。

## 第一節 計畫緣起與內容

### 一、計畫緣起

調查完南隆農場的族群後，深深感受到拓墾區先民的筭路藍縷，在拓墾初期，因應人力，生活的貧困，婚姻制度的延續，在生活狀況改善後，建立伙房時，將祖公牌供奉時，將不同姓氏共同的先祖分別供奉，不僅表達了飲水思源，更是家族融洽的象徵。

居於此，我不禁想起，南隆農場相對於美濃舊部落，南隆農場是移墾地區；如果時間再往前推到清領時期，客家先民陸續來到右堆地區拓墾，右堆地區何嘗不是移墾區，尤其新威新民庄，杉林楠仔仙、旗山福安庄，都是右堆發展時，先後再從美濃拓墾出去，高樹地區為武洛內埔等地區漸漸移墾過去。是以，右堆地區基本上都是移墾地區，而散布在美濃外圍區域的右堆聚落，成為我關注的焦點。

這些客家聚落，早期生活貧窮，食指浩繁，人口眾多者，被人收養，當螟蛉子、過戶繼子、入贅招婿、招夫，造成一戶家庭有不同姓氏，在祭祀時，將兩性的祖先牌位神主牌一起供奉，甚者，將兩性的堂號共同呈現在廳下成為兩性堂的大門上成為光耀門楣，向人宣誓家族傳承的標記。

台灣西部的開發，大致完成於清代，右堆地區亦在乾隆初年拓墾，南隆地區的發展相對地遲緩，直到日治中期。本研究擬針對六堆的右堆地區拓墾加以探討分析，研究動機不單是注意到客家先民陸續進入土地的開發與移墾，更希望透過移墾後建立的夥房及兩姓堂的調查，了解及婚姻狀況及對慎宗追遠的展現。探詢是什麼誘因造成客家先民的移墾？先民如何筭路藍縷改善不利的農業客觀環境？在右堆的拓墾過程中，族群融合過程如何？因拓墾及移墾造成地方的繁榮，並安居樂業建立新的家園，從過去克難是的穿鑿屋改建成瓦磚夥房，安置祠堂。慎宗追遠的禮儀一直傳承著，來自不同區域的客家族群其祠堂文化是否相同，面臨不同社群與族群的融合與調適時，互相影響的程度到底有多少？社會變遷下農村經濟、社會結構、教育程度、宗教信仰都與時俱進，婚姻關係有何因應？在拓墾初期，需要大量人力，入贅、招夫、收養的儀式不斷上演，其反映在夥房祠堂以及祖公牌的祭祀是如何呈現？兩姓堂、三姓堂等應運而生，成了彰顯對先祖的敬重外，心理層面可有所折衝？當枝葉繁茂必須分家後，其兩姓堂的存在或是延

續如何？這些問題都是本研究想要探討的。

本研究指涉的右堆客家地區大致為屏東縣的高樹鄉、里港鄉以及高雄市美濃區、旗山區、六龜新威以及杉林地區的兩姓堂調查，佐以過去的田野資料對比，冀望能豐富六堆客家地區的祠堂文化，並追溯其源流，並與傳統典籍記載接軌。是已將透過文獻探討收集以及田野調查法，運用人口普查統計數字、報紙、方志、地圖、口述歷史等訪談地方耆老，並將右堆拓墾地區的耆老在地化後興建的祖堂作祖譜調查，將其在移墾輾路藍縷的歷程經後代子孫口述整理，釐清其移墾的演變與過程。希望對右堆客家地區的族群研究，略盡棉薄之力。

## 二、內容大綱

### (一)、拓墾新墾地的艱辛與族群關係

新威庄包括現今新寮里、新威里及新興里，乾隆年間六堆客家族群的拓墾迅速，右堆（美濃、高樹、新威）等界外地區相繼成為客家移民新墾地。至乾隆中葉荖濃溪畔的客家聚落，如新威、新寮相繼成庄，六堆客家的移墾，多藉由祖嘗（祭祀公業）型態進行，由各宗族集資購地，以同族子弟共同拓墾，而拓墾所得再由派下族人分得。此種藉由宗族血緣關係組織而成的祖嘗式土地開發組織，為清代台灣南部客家拓墾的一大特色；同時也是客家移墾社會發展的基礎。

乾隆元年（1736）武洛林豐山、林桂山兄弟入墾靈山開闢彌濃庄，同時一批墾佃則由武洛溯隘寮溪北支而上，建大路關庄於高樹，是為客家六堆之右堆。計乾隆年間荖濃河流域的客家拓墾迅速，分別有乾隆 2 年龍肚庄（美濃）、乾隆 3 年東振新庄（今高樹廣福村）、乾隆 14 年新威庄（六龜）、乾隆中葉的新寮庄（六龜）等大小聚落。乾隆 29 年（1764）《重修鳳山縣志》記載，縣屬疆域「東歷彌濃山、中壇莊、龍肚莊各六十里，為縣治東界（外為奉禁生番界，各有石碑）」。  
可見龍肚莊以北今新威、新寮等荖濃溪中游河岸地區尚為禁墾地域。即為平埔族的授獵之地，平埔族芒仔芒社則以粗放燒耕為主，種植早稻與山芋維生，「番地土多人少，所種之地一年一易」，且其社會組織可能屬女性主義；是時荖濃溪流域芒仔芒社的燒耕，對於擅長山田耕作的客家移民來說，未及開發的土地顯然

是令人憧憬且嚮往的。

新威庄清代屬港西上里，係荖濃溪西岸集村，距彌濃庄東北 8 公里。庄名最早出現於《淡新鳳三縣簡明總括圖冊》的〈港西上里圖〉。另《鳳山縣採訪冊》載有：「港西里，在縣治東北方，距城 20 里，轄莊二百四十四。……舊寮莊、菜寮莊、大埔莊、……金瓜寮……、竹仔門、牛埔莊、彌濃莊、龍渡莊、九芎林、竹頭角、柚仔林、十八分、溪埔寮、……新圍莊、新寮莊……」等庄名。關於新威庄開庄時間說法紛歧，或說始於乾隆 5 年、乾隆 12 年、乾隆 14 年；《高雄縣客家社會與文化》記載：「乾隆 5 年（1740）越過茶頂山脈的南端入墾荖濃溪畔，於今六龜鄉新寮村；拜荖濃溪寬濶的肥沃沖積平原，大批位於前堆長治鄉的邱姓族眾，也紛紛舉家北上，越過荖濃溪入墾西側的沖積平原，並逐漸北上拓墾設新威庄。開墾之初的客族墾戶，挾著團練武力，大舉侵入原屬平埔族的部落，搶佔庄社並以原平埔族人的公廨〔當地客家人稱「番仔伯公」〕改設開庄伯公壇，正式取代平埔族人在新寮、新威的位置；此地區的開墾通稱為「新民庄」。

新民庄如此，杉林楠梓仙、高樹地區及旗山福安庄亦是如此，開發移墾過程充滿了族群間的競合關係。除了美濃保有傳統濃厚的大陸原鄉風貌外，其餘右堆高樹里港六堆甲仙杉林旗山等客家聚落地區，因鄰近原住民或是閩南地區，雖依然保有濃厚的客家風貌，但各地的客庄逐步褪卻了原鄉遺跡，而漸漸融在福佬風俗習慣中。

## （二）、傳統客家人崇敬祖先的具體表現

傳統客家人對祖先的崇敬有很多具體表現，嚴謹而功能巨大的家族與宗族組織是客家社會崇敬祖先的一大特色，有形的表徵就是家族的祠堂建築和祖先陵墓，依附在祠堂的家族組織就是運作的指揮中心，家族成員接受指揮的向心力則是來自於對祖先的尊崇，支援運作所需要的財務來自家族的公嘗。舉凡家族中的公共事務都走出家族組織發號司令，全族人一體施行，讓家族各項公共事務有條不紊的順利運行。聯合許多家族而運作的就是宗族，組織和運作與家族相仿。這些運作的支持力道都是對祖先的崇敬的心意，衍生的運作都是對祖先崇敬的具體作法，都是客家人崇敬祖先的文化意涵。

### (三)、夥房與祠堂

右堆客家地區祠堂建築位於三合院的中央，就視覺感受而言，祠堂的門面裝飾無疑是最慎重其事了，一但走進到各姓伙房的宅院廣場，最先映入眼簾的便是祠堂，在祠堂的正身添增了不少亮麗的結構。祠堂就是祖先靈位的居所。

右堆客家聚落開墾初期，一些以實用為主的「穿鑿屋」，處處可見。這種以竹條夾泥的簡便房屋，製作十分簡單，而且拆遷方便，只要二十餘人就可撐起屋腳，輕輕鬆鬆地移至別處。早期的移民生活，物力維艱，必須看老天爺的臉色吃飯，萬一風不調雨不順，則全家勢必陷入捱餓狀態。這時候，就得趕快覓得豐饒的地點，另起爐灶。先民的「穿鑿屋」，即根於此種情況下，應運而生。而安置祖牌的祠堂，在此階段較無明顯的空間格局，只是安放於屋內一隅而已。穿鑿屋雖然方便，然而有利必有弊，它也因為材質簡便的關係，容易漏水而且常遭蟲蛀，所以在生活安定、經濟較為富裕之後，質料較好的土墘屋，便代替了殘破不堪的穿鑿屋。

土墘屋的建造，完全使用土磚堆砌而成。製作之前得先挑選具有黏性的泥土，用雙腳使勁地踩，踩踏的期間必須不斷地加水，等到黏土變成爛泥巴後，再添入細碎的稻草或粗糠，使之均勻的和在一起。緊接著製磚師父會將爛泥巴倒入長方形木框內，等泥堆弄紮實了，再拿去曬，一面曬乾後，再曬另一面。有了方形的土磚，土墘屋的興建，正式落實，而祠堂獨立的空間位置便突顯出來。這類土墘屋及後來才取而代之的紅磚屋，都以瓦片覆蓋，兩種建築物明顯的不同處，在於紅磚需經火燒，硬度高，土磚僅經曝曬，質料鬆軟，其他室內的格局大致相同。

近十年來，由於建材手法翻新，都市裡的高樓營造建技術下鄉。於是樓房式水泥建築被引入美濃南隆農場建立了許多雙層祠堂，祠堂被安置於二樓的正中房室，與土墘屋等比較起來，相對地，也少了許多思古情懷。

曾幾何時，右堆客家地區較古老或較有規模的夥房建築一個個拆除重建，象徵著它的沒落與大家族的瓦解。維繫宗族情感的祠堂，曾經是台灣社會安定的一大元素；然隨著時代變異，工商社會的來臨，舊有祠堂的傾頹與荒廢，成了許多有志之士難以磨滅的惆悵。也是本調查研究迫在眉睫的地方。

客家夥房率以三合院建築為主，中心為祭祀祖先的祠堂，其餘居室則由中間

向兩旁擴展。一座比較典型的客家民居，在其縱向主軸線上，依次佈置著宅院大門、主庭院、主廳堂、後庭院、後廳堂等一系列起伏有致的內外空間。其中主廳堂分外高大裝飾考究，是全宅的中心。蓋因主廳堂是各個家族敬神祭祖、舉行婚葬禮儀的場所，可以說是家族及家庭進行內部管理的所在；為了顯示它的權威與莊嚴，故其建築高大，裝飾考究。特別是一些家祠與住宅合而為一的夥房，主廳堂部份同時兼有祠堂的功能，這就使得以祭祀為主要功能的廳堂，更在民居的整體結構中占有相當突出的地位。

### 1. 象徵姓氏的堂號

祠堂的正門上方，正中懸掛各姓家族的堂號牌匾，底座則多用雙龍、雙鳳、雙獅或雙麟兩兩相承托。堂號牌匾的邊緣，豪門大戶非常講究雕紋，繪彩極為華麗，或採壽紋，或用花邊，將堂號明顯襯托，遇有年節喜事，則子裔通常以紅紗披掛，以示隆重。堂號字體的篆刻，多以蒼勁的楷書筆法刻成，自堂字向左右不偏不倚伸展，若為兩姓堂或三姓堂，堂字亦居中央，其它兩字橫列左右，象徵堂堂正正、處世不阿。

右堆客家地區所有書寫堂號的祠堂，皆將「堂」字置中，這樣的樣式，符合客家民居以中位為尊崇的觀念，也隱隱含有祖先大公無私，福澤廣大令所有子孫雨露均霑。至於在經濟能力許可之後，原有的夥房翻建高樓，為了保持尊位，郡望匾依舊在最高層，其餘廳堂便借用一般閒廳、閒間的匾聯，於是形成「善居室」、「餘居慶」和寶樹堂等多塊匾聯分樓並屬的現象。

### 2. 祖公牌位

對於客家人而言，祖先們是容易親近多了，他們將祖先名號一個個書寫、鐫刻在木板或大理石之上，陳列在廳堂的最中央，早晚上香。人丁眾多的家族，一個牌位不夠書寫，得增加到三個牌位，才能將所有祖先容納進去。由於祖牌係雕刻或鐫刻而成，倘若每有祖先入祔，便得重刻一面，顯然不符經濟效益。權宜之計便是在祖牌雕刻之時，即將所有的祖先與目前男丁名字一併雕刻。然而，為了避免「生人而享血食」，預先刻上的族人名字，通常得以紅紙遮蓋，以別於享用祭祀的祖先。再者，於祖牌刻竣之後，新祔的長輩名諱，則先以紅紙書寫，黏貼於牌位之上，俟祖牌重新整理之時，再行一併刻上。

### 3. 祠堂的精神

祠堂對於客家人而言，不僅是一個祭祀祖先的地方，同時也是一個大引力磁

場。它所散發出來的，是一股令人無法抗拒的引力，也是一會薈萃人文之後所散發的精神之美。

右堆客家地區各姓宗祠的祭祀由各房後裔輪流辦理，輪值者須早晚向祖宗焚香奉茶，初一、十五則另以鮮花、水果敬奉。並於翌年二月掛紙時綜理一切祭祀事務。後裔子孫在此時全員到齊參與祭祀，如果本年度內有添丁者，另外必須準備「新丁板」敬奉，上並在上面書明「第幾世裔孫某某敬奉」。祭祀完畢，則將新丁板分送各房叔伯宗親，共沾弄璋之喜；而新娶的媳婦也在這一天到祠堂前祭拜，趁此拜見宗族長輩，互相認識。

後裔子孫逢年過節必須虔誠準備好牲禮、香燭、果品至祠堂祭拜，除夕祭祖是午後，約一點左右族人到齊開始；端午節、中元節、中秋節即在上午，由於子孫眾多，祠堂空間無法容納，只好隨到隨拜，不失為權宜之計。

右堆客族對於宇宙充滿崇拜，從陰宅（風水墓地）至原始信仰—土地伯公，家族構成的實體物—夥房，完全地將「天圓地方」的宇宙觀，充分具體的表達出來。這種信仰落實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在整個家族的三合院設計看出，如果把三合院前緣的半月池和祠堂背後的半圓形封土「化胎」結合起來，剛好形成一個完整無缺的圓，這是宇宙「天圓地方」的縮影，也是客家人典型的信仰。更將一個家族在天地間繁衍生息的小農世界，具體而微的縮影在一座座夥房裡。

#### （四）、兩姓堂、三姓堂

同姓子孫們以祠堂祭祀祖先，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但在右堆客家地區，卻有一種極為特殊的現象，亦即兩姓堂的存在。〈亦有三姓堂〉，所謂的兩姓堂，指的是祠堂堂匾上同時書寫兩個堂號，並且同時祭祀兩姓祖先，此種現象多半肇因於招贅關係。調查研究前，已粗略記錄了南隆農場 113 座兩姓堂，顯見當初客裔在開墾以及延續香火上，對於男丁的實際需求。李允斐等在論及延續香火的招贅情形時，曾說：「這場因招贅而埋下的父權較勁，終極戰場在於祖宗牌位及堂前的堂號匾額上。若鬥爭成功，則男方亦能在祭祀空間的分配上取得同等的地位，因而就有所謂「兩姓堂」的形成。亦即原本一姓一堂的女方祖堂，變成了兩姓共一堂的局面。……深入祖堂，在客家宗法結構的核心地帶——祖宗牌位上，兩姓堂的配置大抵有兩種主要方式。一種是兩父系各佔一牌，一種是兩父系共用



一塊祖牌；兩種位置規則均同於堂號寫法。」是否所有入贅者都是「招招招氣難消，三月兩月被人趕走」，以至於不得不以「鬥爭」的方式，來取得財產及姓氏的分配，我們無從得知；但是，由美濃現有兩姓堂的對聯，我們卻發現另一種兩姓和平共處的模式。他們透過門聯或棟對的文字書寫，明白宣告兩姓的結合，並以此訓勉後人和樂相處。

例如中壇里和平路的江夏、彭城堂，其門聯即寫著「兩姓家聲遠、祖宗世澤長」；又如吉東里六寮街的吳興、清河堂，更在祠堂內棟對書寫著「祖系出金鑑一堂和睦清聲遠，宗親衍淮西兩姓同居義氣深」；又如祿興里下竹圍的劉、林雙姓堂，其不唯摘錄劉、林二姓門聯以成「二帝三傳丞相府、九龍十德世第家」，甚至棟對上，也以此例子，殷殷勸勉後世子孫彼此和樂相處，以成就齊家大業。「二姓建宗祠發福發祥春露就霜薦食動思先祖念，滿堂住孫子勤耕勤讀敦詩說禮修身即為齊家謀。」

由這些文字符號，不僅嗅不到當初爭奪祭祀空間與家產的硝煙味，反而因入贅之後形成的兩姓同居，彼此惺惺相惜的寬容與平等，這也是想透過口述訪查，做更多家族故事的紀錄。

除了兩姓堂之外，美濃地區也有極為罕見的「三姓堂」，除了招贅形成多姓堂之外，亦有娶二房妻室，形成共祀三姓祖先者。吉和里下九寮有一戶黃姓人家，因其祖先娶了二個妻子，堂號雖然不變，但是在廳堂之內，卻共同祭祀了黃姓、李姓、鄭姓三姓祖先，其棟對如此敘述：

祖德溯前徽想當年一堂和氣共整規模宜承世澤光前代

宗功垂後裔思今日三姓聯芳同遵懿訓應啟家聲裕後人

由共同祭祀與棟對特別點出「三姓聯芳」來看，這戶人家在當時倒也與樂融融，大小老婆相安無事。至於吉東里吉頂街尚有河南、西河的雙姓堂，內供奉邱、林、楊三姓祖牌，此楊姓即為女方娘家無子嗣，所以一併祭祀。

另有雙堂號，即是一座祠堂固然以單一堂號為原則，但亦有單一姓氏，卻在外堂匾及內祖牌上書寫不同堂號。例如謝姓的寶樹堂，門楣上懸掛之堂號為「寶樹堂」；而祖宗牌位上書寫則為「東山堂」；同樣地，楊姓人家大多於門楣懸掛關西第的堂匾；卻在祖宗牌位上書寫弘農堂，這些祠堂大多並存祖先發源地的郡望以及祖先遺訓。

祭祀自家祖先，係出於血緣之故；但亦有因著情義，而祭祀外姓祖先。其中

部份是因為已出嫁的女兒無子嗣可以祭祀，娘家父兄不忍，特地將其牌位迎回自家祠堂，早晚和祖先們共享血食。凡此種種的例子，除了說明客裔人士對於慎終追遠的慎重之外，同時，也顯露出對於手足朋友的情義。民心敦厚、人情濃郁，正是客族硬頸精神之外的另一純樸秉性。

### （五）、入贅、招夫、改嫁、再嫁的婚姻關係

漢人社會仍遵循著儒家傳統，以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亦以「烈女不事二夫」來要求已婚的婦女，視名節為大事，根據曾純純的研究台灣南部六堆地區的族譜，發現客家婦女喪偶守寡而受到表揚的人數還不如出醮改嫁的人數。的確，入贅、招夫、收養螟蛉子等作法，在移墾社會為了人力耕作或是傳承香火，進而承祀祖先祭祀，是有不得不的苦衷，相對婦女的再婚就值得探究。從婦女角度看複姓堂是「改嫁」與「再嫁」，客家婦女為何甘冒大不韙而再嫁或改嫁呢？除了對經濟、生存等客觀因素的考慮，客家婦女二婚親是否還有其他難言之隱？複姓堂反映了當時地方人士的價值觀？想透過口述進一步訪談當家男性及婦女，先祖的入贅或是再婚和實際生活裡有沒有差距？在現實生活中客家婦女為何再嫁或改嫁？二婚親有沒有條件或禁忌。寡婦的處境是否如此艱辛？再嫁或改嫁會遭受什麼阻力？

### （六）、祖神同屋

「祖在家、神在廟」一向是客族遵行的傳統觀念，是以早期之客家祠堂只安奉祖先牌位，不祀外神。除非家族中出現難以解決的問題，或兄弟不和、或染患怪症、或屢生女兒沒有男丁，則會延請道士解惑，安置觀世音以鎮煞。然而在現今以祭祀方便為前提之下，祠堂內的祖先牌位，逐漸形成祖神同在的現象。最常見供奉在祠堂內的神像包含關公、觀世音菩薩以及原本應該安置在廚房裡的灶君。祖神同屋之後，其排列方式多以觀世音菩薩居中；灶君居左、祖牌居右。例如吉東里羅姓祖堂內供奉著三聖恩主、觀世音與祖宗牌位，多神信仰，已逐漸蔚成一種風氣。

此種類似多神信仰的祭祀方式，多少受到閩式信仰影響，南隆農場在吉和里四維、福興及吉洋里閩客混居的地區，彼此的風俗信仰極易彼此交流影響。以吉

洋里為例，此地多閩南人居住，是以部份閩南建築樣式亦仿造客家祠堂，如外六寮有一戶閩南劉姓人家，仿客家劉姓於居家門楣上方書寫「彭城堂」，然而，其門聯卻迥然不同於典型之客裔，而以己意改為：「彭地豐收農業興，城固國強萬民歡」此泛泛祈求物阜民豐的文字，自然不同於代表祖先源流的客家祠堂。當然，亦有部份客裔而閩化者，如將原本客式的開放牌位改成閩式的封閉牌位、以巨型的觀世音神像，取代祖先牌位後牆的「壽」字等等。在融合的過程中，各族群原有的特殊信仰也就形成一種新的融合文化。

兩姓堂、乃至三姓堂祠堂形制的存在，見證了美濃南隆農場客家人傳宗接代的觀念及務於農耕的現實考量而形成的招贅風氣始末；而二姓聯芳、三姓聯芳公開書寫於棟對，說明雙方對此事件所抱持的開放態度與雙方家族和樂相處的和諧畫面。

## 第二節 研究方法、步驟與概念

###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田調統計資料為主，透過對右堆移墾區美濃、高樹、里港、旗山、六龜新威以及杉林地區的兩姓堂調查，佐以過去的田野資料對比，冀望能豐富六堆客家地區的祠堂文化，並追溯其源流，並與傳統典籍記載接軌。是已將透過文獻探討收集以及田野調查法，運用人口普查統計數字、報紙、方志、地圖、口述歷史等訪談地方耆老，並將右堆拓墾地區的耆老在地化後興建的祖堂作祖譜調查，將其在移墾筆路藍縷的歷程經後代子孫口述整理，釐清其移墾的演變與過程。

右堆是六堆地區開發及移墾最晚的地區，位於六堆的最西北，長期以來因交通的不便利，是以反而保留了更完整的客家傳統文化。因族群人口的擴大而紛紛遷移到新墾的落腳生根，荒蕪之地一變而為肥沃之良田，生民利賴，造福不淺，生活富裕後，紛紛興建夥房，祭祀祖先，榮耀家族。形成地方典型的夥房建築。墾民有從美濃舊部落遷徙；亦有因日治時期採樟腦或移民從北部客家移民至南隆農場、高樹、六龜、杉林、甲仙等拓墾的族群。來自不同區域的客家族群其夥房建築及婚姻關係的對應是否相同，值得深入探討。

## 二、研究地區及對象

六堆是指聚居台灣高屏兩縣的客家人，為保鄉衛家，抵禦外侮而組成的「六隊」鄉團義兵，為了有別於軍「隊」，遂諧音改稱「六堆」，「堆」亦有聚落的意義。六堆分別為：中堆〔竹田鄉〕、先鋒隊〔萬巒〕、前堆〔麟洛、長治〕、後堆〔內埔鄉〕、左堆〔佳冬、新埤〕、右堆〔美濃、高樹〕。它成了直指高屏兩縣客家村庄的總稱。目前六堆鄉鎮橫跨高雄、屏東兩縣，在清朝時代皆隸屬鳳山縣，日據時期也同屬阿猴廳或高雄州，光復後美濃、杉林、六龜及旗山一部份改隸高雄縣外，餘則隸屬屏東縣，所以六堆鄉土非行政區域，而是同一族系之精神的結合體。

康熙 25、26 年（1686-1687）時，漢人開始大規模的開發屏東平原，許多在廣東嘉應州之鎮平、平遠、興寧、長樂……等縣份的客家人紛紛移民到台灣，初在臺南一地謀生，後至羅漢門南界到林仔邊溪口，沿下淡水、東港兩溪拓墾。至康熙 60 年（1721 年），朱一貴事變之時，客籍墾民在下淡水溪一地已至少建立了十三大庄與六十四小庄的墾殖規模。

清康熙 60 年（1721 年）爆發朱一貴事件；當時因不滿清朝官吏的濫用職權橫徵，迫使位於現今位於高雄市内門區一帶的居民起身反抗；該事件初期，在朱軍首領朱一貴的帶領下，又加上下水溪（現屏東縣以南）檳榔園杜君英所率群眾，使得清軍連連敗退；事件中期，屢屢戰勝的朱一貴與杜君英兩人，因互爭王位而發生利益衝突，使得整個事件因雙方人馬彼此不斷仇視殘殺，而演變為當時最嚴重的閩、客械鬥事件。居住在下淡水東岸地區十三大庄與六十四小庄，在語言、文字習俗都相同，內聚力強的客家庄移民，為了保護家園，於是推派代表在內埔天后宮，共同商討大計，決定號召庄民組織義勇軍團，一共有約一萬 2 千多人，保護身家性命與財產的安全。

義勇軍組織分為前、後、左、右、中及先鋒六個營隊，和一個巡查營作為後援部隊，成軍之後，很快就將騷擾客家庄周圍的土匪平定了，解除客家庄的危險，事後，各庄代表都認為少數族群必須團結才有力量，於是就將戰爭時臨時編組的六營隊，改名為永久性的六堆組織，（客家語堆ㄉㄨㄟ，隊ㄉㄨㄟ，諧音）當時

先民們以西勢忠義祠為中心，面向下淡水河方向。

當時的南部客家人為保衛鄉民抵抗朱軍的威脅，遂由來自於廣東鎮屏縣湖丘墩的李直三召集南部客家人組成義民軍，協助清軍作戰。李直三所召集的客家軍，共分為七隊，分別為：中營、先鋒營、左營、右營、前營、後營以及巡查營；營隊的成立人馬由各營所在地的附近鄉民為主；清軍在李直三所成立的義民軍協助下，連連告捷，而朱軍也潰決而散；在朱一貴事件結束之後，南部客家居民商議決定，除了由各營派出的菁英人員所組成的巡查營解散之外，其他各營組織轉化為民兵組織，並將各營組織改稱為中堆、先鋒堆、左堆、右堆、前堆、後堆，各營平時擔任巡視協防的工作，若遇到叛亂時，則編入軍事組織中，協同作戰。朱一貴事件後，閩南、客家對立衝突的情形越來越嚴重，客家的武力組織甚至進入了閩南地區，隨時都有可引發衝突，最北部的武洛，一方面也受到閩南勢力的包圍，而另一方面又有隘寮溪、武洛溪、荖濃溪氾濫的威脅，於是先民們決定向外求發展，就遷移到了美濃、高樹、杉林、六龜等地區。

出兵平亂稱為「出堆」，朱一貴亂事後百餘年間，一共出堆平亂抗賊 10 次，六堆的客家庄，也安定了將近 200 年，可以說是朱一貴亂事而促進了六堆客家庄的團結，這也是六堆的由來，但是，六堆的先民們，高舉「大清」的旗號，最初的想法是想藉由向大清表忠，以保護族群的生存，然而在清廷褒揚賞賜義民已示榮寵，受到信任，另頒「褒忠」敕額，而且還幫忙建「忠義祠」之後，「義民」這個角色被過度的膨脹，有些人也常常以助清廷平亂為理由，搶劫燒毀閩南庄，報復的心理稍一不慎，就容易引起閩客的械鬥，造成對立的情形，更引發了閩南族群對義民角色的懷疑和誤會。1895 年因參加反抗日本的乙未戰爭而壯烈犧牲，自衛組織被解散，「六堆」一詞已逐漸轉變為該地區客家族群之概念性統稱。在台灣光復後，調整行政區域，六堆中的美濃、杉林、六龜、劃歸為高雄縣，而高樹、長治、麟洛、內埔、竹田、萬巒、佳冬、新埤則劃歸為屏東縣。

六堆是以父系傳承為主軸的家庭制度，形成強大家庭結構。客家婦女和男性的家族成員一樣，也必須大量投入勞務，協助農作，分擔家計，教育子女，對家庭的貢獻也很大。宗教觀念強烈，崇拜自然之神如三山國王，河神、義民爺，這些神祇具有濃厚的移民開墾背景，重視農耕崇祀五穀大帝與土地伯公信仰。

敬重文明、尊重知識的崇祀為六堆人惜字崇文的思想，像祭拜文昌帝君、韓文公、倉頡聖人等，六堆客家人以敬奉祖先為主，拜廟神次之，故產生「神在廟、

祖在堂」的信仰觀，廳下、祠堂都供奉祖宗牌位，多使用郡號作為堂號。

語言是學習與溝通的工具，不僅主導思考脈絡，更影響文字書寫的表達。是故，雖然鸞堂普遍成為清末到日治時期台灣地區重要的信仰，但也因為語言族群的不同，相對的對民間宗教的詮釋有所差別，鸞書紀錄或是呈現就有相當大的差異，所以本調查研究以六堆客家聚落作為調查研究區域。

表 1-1：六堆客家地區鄉鎮區一覽表

中 堆：屏東縣竹田鄉。
先鋒堆：屏東縣萬巒鄉。
前 堆：屏東縣長治鄉、麟洛鄉、九如鄉圳寮、屏東市田寮、鹽埔鄉七份仔。
後 堆：屏東縣內埔鄉。
左 堆：屏東縣新埤鄉、佳冬鄉。
右 堆：屏東縣高樹鄉、里港鄉武洛、高雄市美濃區、六龜區、杉林區、甲仙區一部份、旗山區手巾寮。

本研究調查區著重在右堆地區，因此區域為拓墾的最晚期，其兩性堂所佔的比例是否如南隆農場般的高比例？是以本研究將調查屏東縣的高樹鄉、里港鄉武洛的客家聚落以及高雄市美濃區〈南隆農場區域除外〉、六龜區的新興里、新威里、新寮里；杉林區的月眉里、上平里；甲仙區一部份；旗山區的手巾寮廣福里、福安庄中正里。這些部落位於現今屏東縣旗山區、里港鄉、美濃區交接處，是荖濃溪與楠梓仙溪兩大河流沖激而成的河床地。

### （一）、右堆客家地區聚落

此研究區聚落包落高雄市美濃區、六龜區、杉林區、甲仙區部分、旗山區手巾寮廣福里；屏東縣高樹鄉、里港鄉武洛(今里港鄉茄苳村)；以及杉林區楠仔仙、荊桐坑、荊仔寮、月眉、叛產厝、崁頂、新莊；屏東縣高樹鄉大埔村、大路關、鹽樹村、九如鄉九塊厝、里港鄉上武洛、下武洛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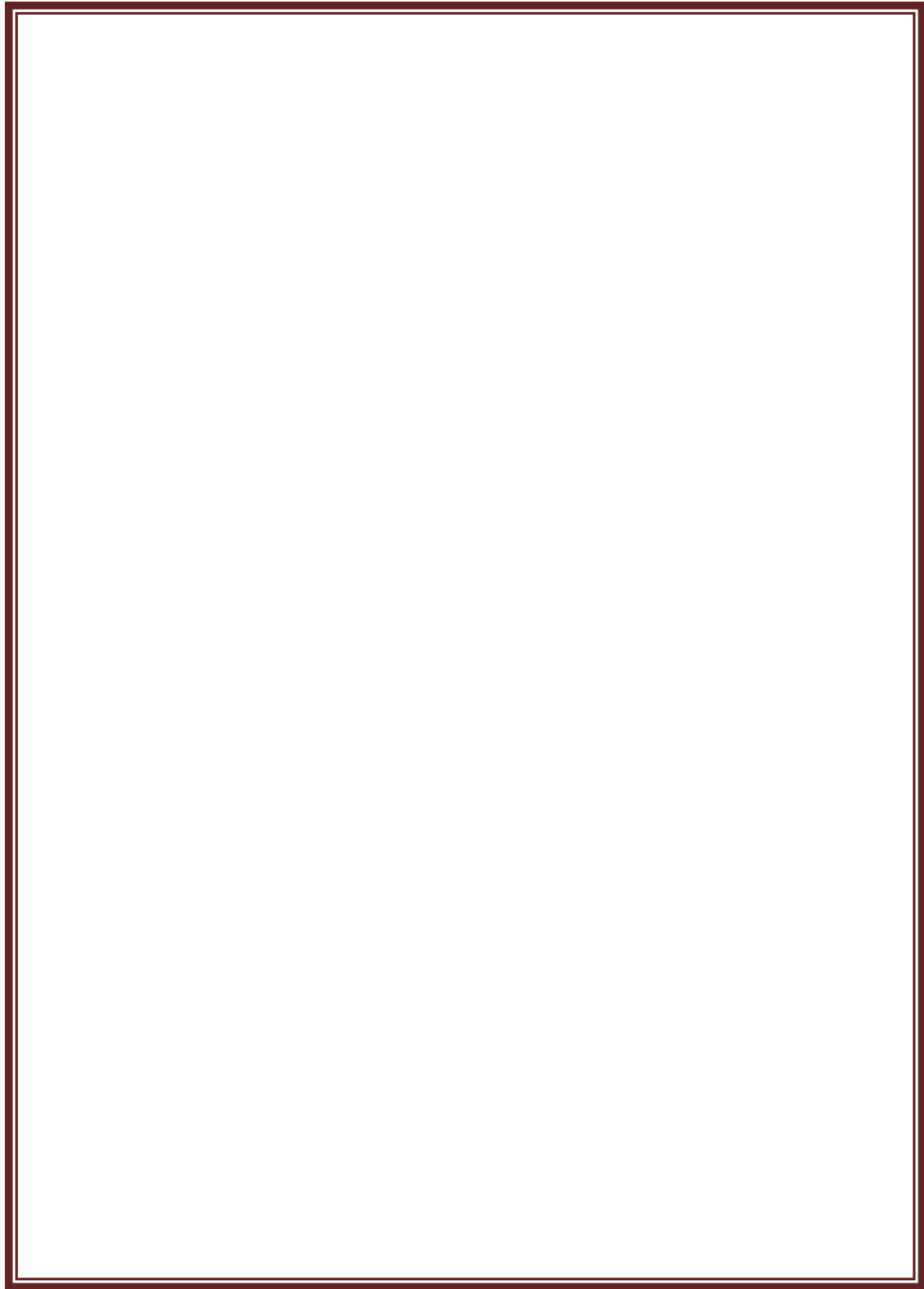


圖 1-1：六堆各堆位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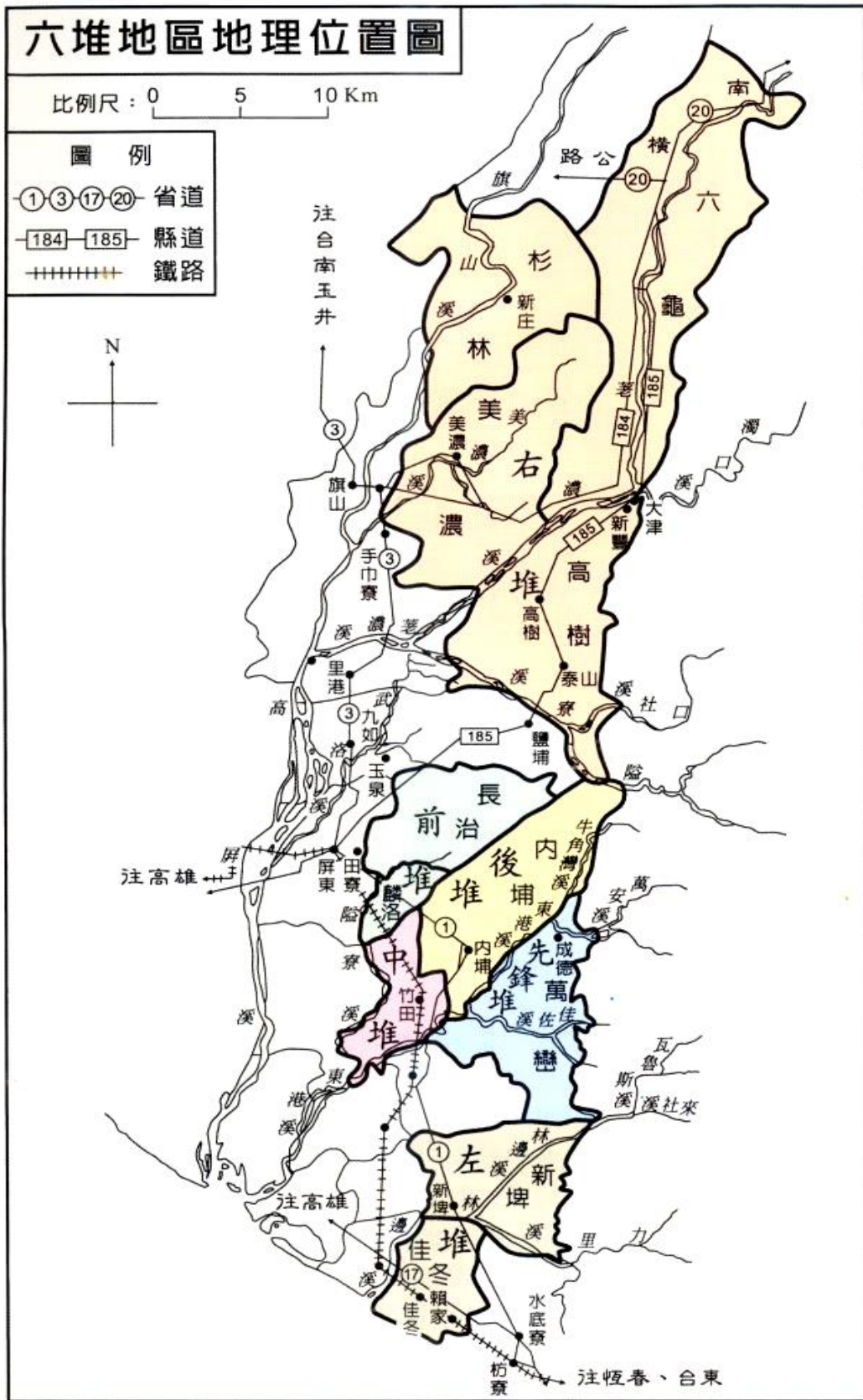


圖 1-2：六堆地區地理位置圖（資料來源：曾彩金等，2001）





圖 1-3：清代右堆客家聚落分布圖

### 三、實施進度表

### (一)、計畫進度 (擬完成之時間)

2018/05/01-2018/05/31：六堆拓墾及右堆客家地區拓墾的聚落文獻探討。

2018/06/01-2018/06/30：客家夥房及家族婚姻關係文獻收集、探討。

2018/07/01-2018/07/31：南隆農場除外的美濃地區夥房及兩姓堂田野調查。

2018/08/01-2018/08/31：右堆高樹里港地區夥房及兩姓堂田野調查。

2018/09/01-2018/09/30：右堆旗山杉林地區夥房及兩姓堂田野調查。

2018/10/01-2018/10/31：右堆六龜新威地區夥房及兩姓堂田野調查。

2018/11/01-2018/12/31：撰寫研究報告。

2018/12/01-2018/12/31：研究成果報告印刷、編印成果專輯。

### (二)、計畫進度甘梯圖

執行進度項次	2018 年工作月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六堆拓墾及右堆客家地區拓墾的聚落文獻探討								
客家夥房及家族婚姻關係文獻收集、探討								
南隆農場除外的美濃地區夥房及兩姓堂田野調查								
右堆高樹里港地區夥房及兩姓堂田野調查								
右堆旗山杉林地區夥房及兩姓堂田野調查								
右堆六龜新威地區夥房及兩姓堂田野調查								
撰寫研究報告								
研究成果報告印刷、編印成果專輯								

### 第三節 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具體成果及效益

本調查研究，擬拍攝整理地方史料及開發歷程、右堆客家地區境內完整夥房及兩姓堂照片，預計以六萬字論述並將田野照片約 800 張呈現。如蒙通過，將印製 300 本，分送高雄市各國中小學圖書館，供教師參閱編輯本土教材及歷史教學使用。

近年由於台灣本土意識的勃興，促使知識份子開始嚴肅思考台灣作為文化主體的意涵，因此，本土性的研究更顯得重要。而經由右堆客家地區的拓墾與夥房兩姓堂調查研究的探源與分析，不僅能建立客家文化的特色，更能跨越歷史長廊，透過分散各地的花葉，重新找回最初的根脈所在。

從現有兩姓堂的對聯，發現兩姓和平共處的模式，他們透過門聯或棟對的文字書寫，明白宣告兩姓的結合，並以此訓勉後人和樂相處。例如：中壇里和平路的江夏、彭城堂，其門聯即寫著「兩姓家聲遠、祖宗世澤長」；又如吉東里六寮街的吳興、清河堂，更在祠堂內棟對書寫著「祖系出金鑑一堂和睦清聲遠，宗親衍淮西兩姓同居義氣深」；又如祿興里下竹圍的劉、林雙姓堂，其不唯摘錄劉、林二姓門聯以成「二帝三傳丞相府、九龍十德世第家」，甚至棟對上，也以此例子，殷殷勸勉後世子孫彼此和樂相處，以成就齊家大業。「二姓建宗祠發福發祥春露就霜薦食動思先祖念，滿堂住孫子勤耕勤讀敦詩說禮修身即為齊家謀。」

由這些文字符號，不僅嗅不到當初爭奪祭祀空間與家產的硝煙味，反而因人贅之後形成的兩姓同居，彼此惺惺相惜的寬容與平等。

除了兩姓堂之外，也有極為罕見的「三姓堂」，除了招贅形成多姓堂之外，亦有娶二房妻室，形成共祀三姓祖先者。吉和里下九寮有一戶黃姓人家，因其祖先娶了二個妻子，堂號雖然不變，但是在廳堂之內，卻共同祭祀了黃姓、李姓、鄭姓三姓祖先，其棟對如此敘述：「祖德溯前徽想當年一堂和氣共整規模宜承世澤光前代；宗功垂後裔思今日三姓聯芳同遵懿訓應啟家聲裕後人。」

由共同祭祀與棟對特別點出「三姓聯芳」來看，這戶人家在當時倒也與樂融融，大小老婆相安無事。至於吉東里吉頂街尚有河南、西河的雙姓堂，內供奉邱、林、楊三姓祖牌，此楊姓即為女方娘家無子嗣，所以一併祭祀。祭祀自家祖先，係出於血緣之故；但亦有因著情義，而祭祀外姓祖先。其中部份是因為已出嫁的女兒無子嗣可以祭祀，娘家父兄不忍，特地將其牌位迎回自家祠堂，早晚和祖先

們共享血食。凡此種種的例子，除了說明客裔人士對於慎終追遠的慎重之外，同時，也顯露出對於手足朋友的情義。民心敦厚、人情濃郁，正是客族硬頸精神之外的另一純樸秉性。

兩姓堂、乃至三姓堂祠堂形制的存在，見證了右堆客家地區客家人傳宗接代的觀念及務於農耕的現實考量而形成的招贅風氣始末；而二姓聯芳、三姓聯芳公開書寫於棟對，說明雙方對此事件所抱持的開放態度與雙方家族和樂相處的和諧畫面。

民俗文化之研究，遠較紙本書籍之梳理更具急迫性，其主要原因在處於文化第一現場的各種實物，常會因為天災或者人禍，而導致不可彌補的後果。即以美濃南隆農場的夥房及祠堂為例，在居民經濟環境大為好轉的情況下，重新改建舊有屋舍幾乎是共同的優先選擇。而獨立於生活起居場所的祠堂，通常成為改建之下的犧牲品。稍能慎終追遠的子弟，尚且能保有其舊制祠堂；等而下之者，則將祠堂視為個人處所的延伸地，則祭祖之肅穆廳堂已與人聲喧嘩之起居環境毫無區分。祠堂舊有形制的改變、內部陳設隨個人喜好增減、乃至門聯、棟對的改弦更張，無一不是對舊有文化的逐步蠶食。眼見傳統文化正一步一步走向凋零，如何不令人憂心？是以系統地記錄夥房祠堂數目、形制以及兩姓堂乃迫在眉睫；訪談耆老以及家族成員對先祖的風華歷史見證，便成為刻不容緩的事情。

本研究冀盼透過實地訪查，記錄右堆客家地區傳統祠堂的文字與訪談資料，雖然因右堆客家地區幅員廣闊，鄉間小路蜿蜒，白雲深處還有人家等因素，以致無法達到全面訪查的理想，但，相信已能代表移墾區夥房祠堂的特色。諸如兩姓堂、三姓堂形制的存在，見證了右堆客家地區客家人宥於傳宗接代觀念及務於農耕的現實考量而形成的招贅風氣始末；稀少堂號、自創堂號的存在，能補足客家學及人類學的研究；夥房祠堂棟對內容的分析，更能說明客家人遷徙的過程與期待。

## 二、成果與分享推廣

本調查研究，擬拍攝整理地方史料及建置右堆客家地區境內近四百座夥房祠堂的基礎資料、並詳細建構兩姓堂的詳細位置及結構照片，預計以六萬字論述並將田野照片約 800 張呈現。如蒙通過，將印製 300 本，分送高雄市各國中小學圖書館，供教師參閱編輯本土教材及歷史教學使用。